《耆夜》《詩經》之《蟋蟀》對讀合議

（首發）

王寧

棗莊廣播電視臺

清華簡一《耆夜》中周公作歌一終之《蟋蟀》（下稱“簡本”），[[1]](#endnote-1)與《詩經·蟋蟀》（下稱“今本”）在離合之間，其中簡文有所缺失，然將其與今本對讀，仍可以發現很多可以互相彌補的內容，同時也可對先秦《詩》篇的流傳情況有更深入的了解。

茲先錄簡本《蟋蟀》如下（釋文用寬式）：

**第一章**

蟋蟀在堂，役車其行。

今夫君子，不喜不樂。

夫日□□，□□□忘。

毋已大樂，則終以康。

康樂而毋荒，是惟良士之䢍䢍。[[2]](#endnote-2)

**第二章**

蟋蟀在席，歲矞員茖。

今夫君子，不喜不樂。

日月其𥣫（邁），從朝﨤夕。

毋已大康，則終以作。

康樂而毋[荒]，是惟良士之愳愳。

**第三章**

蟋蟀在舒，歲矞[員]□，

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，

□□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。

毋已大康，則終以愳。

康樂而毋荒，是惟良士之愳愳。

程浩先生將簡本和今本對讀，并補出了部分缺文，列表如下：[[3]](#endnote-3)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 | 簡 本 | 今 本 |
| 第一章 | 蟋蟀在堂，役車其行；今夫君子，不喜不樂；夫日□□，□□□荒；毋已大樂，則終以康，康樂而毋荒，是惟良士之方。 | 蟋蟀在堂，歲聿其莫，今我不樂，日月其除，無已大康，職思其居，好樂無荒，良士瞿瞿。 |
| 第二章 | 蟋蟀在席，歲聿云莫；今夫君子，不喜不樂；日月其邁，從朝及夕，毋已大康，則終以祚。康樂而毋荒，是惟良士之懼。 | 蟋蟀在堂，歲聿其逝，今我不樂，日月其邁，無已大康，職思其外，好樂無荒，良士蹶蹶。 |
| 第三章 | 蟋蟀在序，歲聿云□，今夫君子，不喜不樂；□□□□，從冬及夏。毋已大康，則終以懼。康樂而毋荒，是惟良士之懼。 | 蟋蟀在堂，役車其休，今我不樂， 日月其慆，無已大康，職思其憂，好樂無荒，良士休休。 |

但個人感覺，程先生的復原的確有精到的見解，解決了很多問題，但還是有可以補充之處。

二本雖然都是三章，但差異比較明顯。比如簡本各章都是10句，今本是8句；今本各章的開始都是“蟋蟀在堂”，只有第一章看上去是陽、鐸對轉為韻，但看看後兩章就會知道，其實第一句是不入韻的。簡本每章開始一句的末字都入韻，而且全章主用這個韻。從用韻上看，簡本三章分別是用陽、鐸、魚三部韻，今本是用魚、月、幽三部韻。同時，一些句子上也存在較大的差異，比如簡本“今夫君子，不喜不樂”二句今本均作“今我不樂”一句。

我們知道，《詩》雖然有不同的版本，包括漢代的齊、魯、韓、毛，有很多用字的不同，其用韻是不會改變的，由現在看到簡本和今本在用韻上和語句上的差異可知，最初的《蟋蟀》必定很長，絕對不止三章，現在看到的就有陽、鐸、魚、月、幽各韻的五章，只是編《詩經》者和作《耆夜》者對於章節的取捨不同，並且各自在文句上有所改動，造成了比較大的差異，此即古人所謂“刪詩”之說，既有刪節，又有改動，若今編輯然。雖然如此，我們還是能看出來二者之間在文句和內容上的聯繫，整理者即指出“從內容看，和《詩·唐風·蟋蟀》有很密切的關係，部分文句可以對讀。”[[4]](#endnote-4)

簡本的第一章首句“蟋蟀在堂”，全章以“堂”、“行”、“荒”、“康”、“䢍”都是陽部韻。

第二章首句是“蟋蟀在席”，全章以“席”、“茖”、“夕”、“作”都是鐸部韻。其中“茖”整理者對照今本讀“莫”，[[5]](#endnote-5)這個讀法可能有問題。看看今本的第一章，它是用“莫”、“除”、“居”、“瞿”為韻，“莫”本是鐸部字，後面三個都是魚部字，可知此處的“莫”是讀音若莫胡切的“模”，是明紐魚部字，故《漢書·韋賢傳》“模”或作“橅”，從“無”聲（明紐魚部）。那麼，簡本的“茖”絕不得讀為“莫”，劉洪濤先生、李峰先生均讀為“落”，[[6]](#endnote-6)可從。即其句當作“歲聿云落”，“落”是隕落，表示將盡的意思。

其中“則終以作”的“作”整理者讀“祚”，訓“福也”。[[7]](#endnote-7)按：此說感覺於文意不諧，疑當讀為“怍”，《說文》：“慙也”。“慙”與下文“懼”意相類。

第二章最後的“愳愳”應該讀為《周易·震·上六》“視矍矍”的“矍矍”，是鐸部字。《說文》云“矍，……一曰視遽貌”，段注：“《東都賦》：‘西都賓矍然失容’，善注引‘驚視皃。’”引申為“驚”義，後起字作“戄”，與“懼”通用，《方言》十三：“懼，驚也。”錢繹《箋疏》指出此處的“懼”是通作“戄”，是也，《一切經音義》十一引《蒼頡》曰：“㦜，驚也”，《集韻·入聲十·十八藥》：“戄、㦜：驚也。一曰遽視。或作㦜”，皆其證，字或從“蒦”聲，亦鐸部字。因為“懼”、“矍（戄）”雙聲、魚鐸對轉音近，所以或以“懼”假借；可從用韻上看，這裡的“懼”分明應該讀“矍”或“戄”，都是鐸部字，與“席”等字為韻。所以從用韻上看，簡本第三章作“懼”是對的，而第二章的“懼”應該讀“戄”，都是驚、恐義。

第三章首句是“蟋蟀在舒”，這章押的應該是魚部韻。“舒”整理者認為可讀為“舍”或“序”，是堂的東西墻。[[8]](#endnote-8)蟋蟀到來的順序是入堂、在席，最後入於墻壁。從用韻上講，此章相當於今本的第一章。

唯一比較特殊的是“今夫君子，不喜不樂”這兩句，在各章中都有，而且都是不入韻的，李學勤先生認為“尤其特別的是其中‘今夫君子不喜不樂’沒有韻腳，八字只好作一句讀。如其第二章：‘今夫君子不喜不樂，日月其返，從朝及夕’，韻腳落於‘夕’字，按照王力先生的說法，乃是‘疏韻’。”[[9]](#endnote-9)

再看看今本的情況，它有一個突出的地方，就是每章的第四句“日月其×”的×字也是韻腳，第一章是用魚部韻，此句作“日月其除”，“除”是魚部字；第二章是用月部韻，此句作“日月其邁”，“邁”是月部字；第三章是用幽部韻，此句作“日月其慆”，“慆”是幽部字。由此推之，簡本的情況本來也該是這樣的，但是他在編輯的時候，卻搞錯了字，也就是把本來該屬於月韻一章的“日月其𥣫（邁）”改進了鐸韻的一章。由韻求之，鐸部一章的此字疑本是作“趞”或“踖”，均用為“行”義。

那麼，首先簡本的第三章的缺文就可以補齊缺文如下：

蟋蟀在序，歲矞[員莫]。

今夫君子，不喜不樂。

[日月其除，從冬﨤夏]。

毋已大康，則終以愳。

康樂而毋荒，是惟良士之愳愳。

其中，“則終以愳”的“愳（懼）”，今本相對應的字是“居”，鄭玄《箋》解釋此句是“又當主思於所居之事，謂國中政令。”和簡本一對照可知鄭說有問題。簡本的“懼”、今本的“居”疑均當讀為“遽”，《左傳·襄公三十一年》：“豈不遽止”，杜注：“遽，畏懼也。”與末句之“懼”正文意相諧。

簡本第一章的“夫日□□，□□□忘”兩句，根據後面兩章和今本可知，“夫”當是抄手涉上文“今夫君子”誤書的衍文，其句仍當作“日月其囗”，最末一字當是一個和“邁”、“除”意思相近的陽部字。“邁”是遠行之意（《說文》）。“除”字當是更替運行之意，段玉裁於《說文》“除”字下注云：“殿陛謂之除，因之凡去舊更新皆曰除，取拾級更易之義也。”則此字必亦是個運行義的字，疑當補為《系辭下》：“日往則月來，月往則日來”的“往”，亦陽部字。

第一章“毋已大樂，則終以康”中的“毋已大樂”句，下面各章都是作“毋已大康”，此處作“樂”，蓋為避免與下句“則終以康”的“康”字重複，故用同義字代替。“康”字整理者訓“安”，[[10]](#endnote-10)是。同時可知今本的“職”字均當讀“則”，二字音近通假，《毛傳》謂“職，主也”，恐非。

最後一個“忘”字，復旦讀書會認為“可讀作‘望日’之‘望’”。[[11]](#endnote-11)說可從。“忘”出土文獻中或假為“望”，如《詩·燕燕》：“瞻望弗及”，帛書《五行·說》作“詹忘弗及”。因此，簡本第一章根據文意和韻腳，很可能本作“〈夫〉日[月其往，從朔﨤]忘（望）。”“往”、“望”都是陽部字。

今本必是經過選編和改造過的本子，其改造的主要是首句。根據簡本可知，今本第一章首句本當作“蟋蟀在序”，押魚部韻；第二章首句很可能本做“蟋蟀在闕”，押月部韻；第三章首句很可能是作“蟋蟀在牖”，“牖”相當於《七月》的“戶”，押幽部韻。是編輯《詩經》的人從原詩里選取了三章，并把首句都改成了“蟋蟀在堂”，因為他看到的《蟋蟀》原詩的第一句很可能是作“蟋蟀在堂”，所以他一律給改成了“堂”。

因此，《蟋蟀》的原詩至少有五章，它本來的排序應該是按照由遠及近的順序：在闕、在牖、在堂、在席、在序，即蟋蟀是先入門闕，又入窗牖，進入堂中，跳到席上，最後進入墻壁的縫隙，是由遠及近，類似《七月》的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戶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的次序。從句式上看，“在牖”和“在堂”兩章的第二句都是“役車其×”，這兩章應該本是相銜接的；其他章的第二句都是“歲聿云×”，是另一個格式。五章用韻分別是月、幽、陽、鐸、魚五個韻。可《詩》本是一種口頭傳頌的作品，在口傳或抄傳中不免會發生各種變化，《蟋蟀》應該是在流傳過程中被變亂了次序、更改了文句，產生了不同的“版本”。簡本和今本的文句差異就比較大，比如今本就把不入韻的“今夫君子，不喜不樂”兩句統統改成“今我不樂”一句。

到了《耆夜》和《詩經》的製作時代，《蟋蟀》原詩五章的順序應該成了在堂、在席、在序、在闕、在牖這個次序，究其原因，是因為此詩被認為是在堂上宴飲所作，所以把“在闕”、“在牖”兩章挪到了最後，讓“在堂”一章在最前面，其韻次也隨之變成了陽、鐸、魚、月、幽的順序，不同版本的文句也有差異。《耆夜》的作者是截取了某個版本的前三章，即陽、鐸、魚三韻的三章，還把本屬於月韻的“日月其邁”編進了鐸韻的一章；《詩經》的編纂者是截取了另一個版本的後三章，即魚、月、幽三韻的三章，只是他根據第一章把三章的首句都改成了“蟋蟀在堂”。

據上所論，可以大概復原出先秦時期《蟋蟀》一詩的兩個內容相似而文句相異的傳本（見下附錄表），其中復原的內容只是一種推擬，是一種形式參考，不是說文字必定如此。根據這個復原大致可以知道《蟋蟀》兩種傳本的內容和形式，同時也會知道一些先秦《詩》篇流傳的情況，那就是無論是引用《詩》的人還是編撰詩集的人，很多情況下不是照錄原詩，而是會有節錄、增刪、改造，因此同一首詩會形成許多傳本，也出現了許多“逸詩”。這些“逸詩”中，一部分是逸失的整首詩，一部分則是逸失的某首詩的章節或詩句，這就是所謂“刪詩”的結果。

這裡又要提出一個老問題，就是郭店楚簡和上博簡《緇衣》中所引《詩》（《都人士》）的句子，郭店簡《緇衣》作：

“《寺（诗）》员（云）：‘其颂（容）不改，出言又（有）丨，利（黎）民所。’”

《上博一·緇衣》引此《詩》作：

“丌容不改，出言□□，□□所。”

筆者認為“丨”是“細”的初文，讀為“次”，從言者當讀為“諮（咨）”，其原文可能是：

“彼都人士，□□□□。其容不改，出言有次。□□□□，黎民所咨。”[[12]](#endnote-12)

不過諸家多根據今本《緇衣》和《詩經》的傳本，還是普遍認為“丨”和“”當是陽部字，筆者一直認為這個看法有問題。

《詩經》的《都人士》有四章，首章用陽部韻，二、四兩章是月部韻，第三章是脂部韻。這很可能也是節錄的篇章，並非《都人士》的全詩。把《詩經》本和兩個簡本《緇衣》對讀就可以推測，原本的《都人士》很可能是有六章，即陽部韻、脂部韻、月部韻各二章，但編《詩經》者只保留了月部韻的兩章，陽部、脂部各選取了一章湊成四章，這種情況，和《耆夜》、《詩經》節錄《蟋蟀》是相同的情況。而《緇衣》所引用的，恰恰是脂部韻兩章中沒被《詩經》選取的那一章，即引用的是《都人士》的逸章，而且只引了其中的三句，也非全章。到了秦漢時期人們傳授《緇衣》的時候，看到其中所引《詩》與《詩經》的文字不符，所以根據《詩經》改了《緇衣》原文，如果不是兩個戰國竹簡本出來，我們根本也無從知道還有這種情況。

**附錄：**

《耆夜》《詩經》所據本推擬復原對照表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章 節 | 《耆夜》所據本復原 | 《詩經》所據本復原 |
| 第一章陽部韻 | 蟋蟀在堂，役車其行。今夫君子，不喜不樂。日月其往，從朔﨤望。毋已大樂，則終以康。康樂而毋荒，是惟良士之䢍䢍。 | 蟋蟀在堂，役車其行。今我不樂，日月其往。無已大樂，職思其康。好樂無荒，良士䢍䢍。 |
| 第二章鐸部韻 | 蟋蟀在席，歲矞員落。今夫君子，不喜不樂。日月其趞，從朝﨤夕。毋已大康，則終以作。康樂而毋荒，是惟良士之矍矍。 | 蟋蟀在席，歲聿云落。今我不樂，日月其趞。無已大康，職思其作。好樂無荒，良士矍矍。 |
| 第三章魚部韻 | 蟋蟀在序，歲矞員莫。今夫君子，不喜不樂。日月其除，從冬﨤夏。毋已大康，則終以愳。康樂而毋荒，是惟良士之愳愳。 | 蟋蟀在序，歲聿其莫。今我不樂，日月其除。無已大康，職思其居。好樂無荒，良士瞿瞿。 |
| 第四章月部韻 | 蟋蟀在闕，歲矞員逝。今夫君子，不喜不樂。日月其邁，從囗﨤囗。（\*疑當作“從寒﨤熱”）毋已大康，則終以外。康樂而毋荒，是惟良士之蹶蹶。 | 蟋蟀在闕，歲聿其逝。今我不樂，日月其邁。無已大康，職思其外。好樂無荒，良士蹶蹶。。 |
| 第五章幽部韻 | 蟋蟀在牖，役車其休。今夫君子，不喜不樂。 日月其慆，從囗﨤囗。（\*疑當作“從夕﨤朝”）毋已大康，則終以憂。康樂而毋荒，是惟良士之休休。 | 蟋蟀在牖，役車其休。今我不樂，日月其慆。無已大康，職思其憂。好樂無荒，良士休休。 |

1.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[壹]》，中西書局2010年，15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“䢍䢍”原釋文作“䢍”，然其下有重文符號=，茲據陳志向、米雁、顏偉明、陳民鎮等諸家說改。下二章之“愳愳”同。見顏偉明、陳民鎮：《清華簡〈耆夜〉集釋》68-69頁引，復旦網2011/9/20.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1657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程浩：《清華簡〈耆夜·蟋蟀〉與今本〈蟋蟀〉關係辨析》，復旦網2011/6/10. 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1533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[壹]》， 154頁注[二五]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[壹]》，154頁注[二一]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劉洪濤說見顏偉明、陳民鎮：《清華簡〈耆夜〉集釋》75頁引；李峰：《清華簡〈耆夜〉初讀及相關問題》，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，台灣中央研究院2012年6月20-22日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[壹]》，154頁[三一]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[壹]》，155頁注[三三]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李學勤：《論清華簡〈耆夜〉的〈蟋蟀〉詩》，《中國文化》2011年第1期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[壹]》，155頁注[二七]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：《清華簡〈耆夜〉研讀札記》，復旦網2011/1/5. 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earch?s=%E8%80%86%E5%A4%9C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王寧：《再釋楚簡中的“丨”字》，復旦網2011/9/7.

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1640 [↑](#endnote-ref-12)